



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, you also miss the stars. (如你因錯過太陽而流淚，那你也在錯過群星了。——泰戈爾)我正是如此，打算失去一切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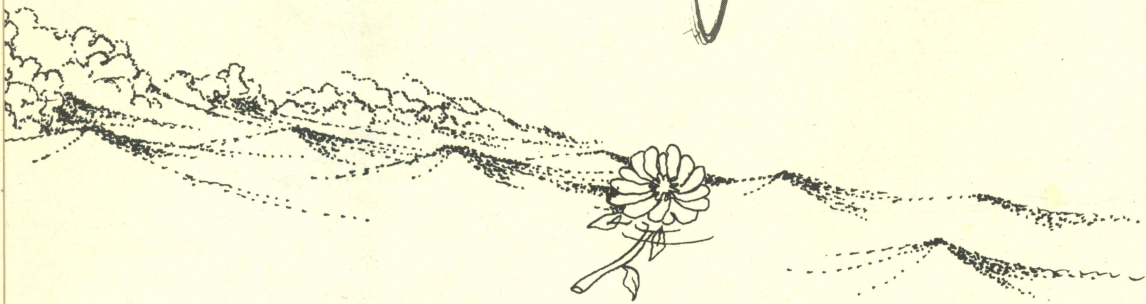
首水水

冬冬，今年的楓葉特別紅。我去拾了一堆殘葉，說好送給朋友們的。結果，我把它們聚在一起，燃成了灰。那些焰兒真美，不自覺地我掉了淚，大概是濃煙燻的。燒完後，發呆了好一陣，不曉得你看了會不會又把雙頰倚在手背上，定定地望著我，久久才吐聲：真傻。當然你不會的，你已經走了。

接到你的賀卡，我的心又亂了起來。你說一個人在美國，冷。我咬著唇哭腫了眼，還是堅持不回信。想你，冬冬，但我不要你知道。我知道冷是怎麼個滋味，我已經嚐透了。但天天，我仍是把一個微笑吊得高高地，把書本挾得緊緊地。我已是脫了軌的星星，不能再在乎什麼東西了。吹過的風不再是風，掉過的淚不算是淚，即使有愛，過去了，也不能再叫它做愛了。懂吧，冬冬，風已散，淚應乾了，沒有人能留住什麼，也不該留。既然永恒不是最美的，又怎好去弄苦自己？

你剛走時，我笨拙地抱起吉他，哼著那支你唱爛的歌：我原是那長空一朵雲彩，不願變做雨點飄落下來，……，春雷在響，聲聲春雷不該，催我落凡是一無奈……，你說那是我，不該沾染到這世界。我輕輕地哼，一遍又一遍，把眼睛閉得好緊，不願淚水滑落，不要歌兒走調。指尖磨出了血，磨成了繭，痛的却是心。你走了，再也沒有人會這麼護著我，再也沒有人能托住我不教我墜落了。你走的那天夜裏，那個寒冷的夢又回來了：一朵菊花獨自開在野地滿天星都是它的背景。醒時，臉上多了兩行清淚。我知道孤獨已成爲我份內的事，我再也走不

水無痕



回有你陪著的日子了。我垂著兩條長長的淚痕，茫茫地走在風裏，想忘了你，忘了自己，無奈風交給我的却更多……。冬冬，我一直是愛著風的，而這次，竟連風也治不好我的病了。

冬冬，我的心已經開始習慣去裝許多冷冷的東西了，但我不要你難過。我懂的，沒有人錯了，這結局也不是我們要的，只是我的心並不在我身上，因此我也不要你把心存寄在這兒。一輩子，豈真算得是永遠？而人生又豈是承諾敵得過的？你不該醉的這麼早，這麼固執。既解我，又何忍加深我的沈默？我原已有了太多……。莫非你不知，知心是美的，愛却不是。愛會使人覺得痛。我會心碎，再也不想去觸痛傷痕了。因此，我寧可忍受一個人飄蕩蕩地過日子，也絕不肯留下你的。冬冬，人生何必有愛？有愛不能醉，是折磨。

多次，我放慢了腳步，迎著風走在長長的福和橋上，看夕陽，看月兒幾度圓缺，覺得心裏有好多話要說，咬咬唇，就又忍下了。冬冬，我們不仍是看著同一個月兒嗎？曾有你陪，曾有你肩借我哭泣，現在我只有一個人走著長長遠遠的路。我終於懂了，即使有人陪，路，仍是要我自己走的。第一次，我嚐到不擁有任何東西，也不被任何東西擁有，是個多麼空曠的感覺。比風輕，比風不真實，比風易散。有天，有人自廊端奔來，說找我找了很久，我不禁脫口：我也正找著自己呢。隨著又拉起了那朵掛慣了的微笑，那種在你面前就會毫無顧忌地轉成哭泣的微笑。

你走前，我已是把失去弓的琴，你走了，弦也就斷了。我要補的，豈只是一個沈重的破網？我常忍不住要流淚，但再也不在人前哭泣了。我開始學著去做一個很好的人，而不必是一個很真的人。我不再讓別人知道我心裏究竟沈澱了多少憂傷。這次，我真的把自己埋深了。冬冬，愛荷華的冬天，不會只是凍著你的。你的感覺，我懂。只是暖暖不在我身上，我無力再為你更起一度春風了。不要再用思念當枕，否則你仍將夜夜失眠。

是你讓我最像自己，毋須去摘些花兒草兒戴；是你拆了我用自尊築起的城堡，讓我能任憑自己弱了下來；是你多次拔去我心中的刺，使我不再疼痛；是你靜靜地守著我的悲歡，讓我有片自己的天空。曾有的，數不清了。有時惱了起來，竟希望未曾識你。答應我，冬冬，再也不要尋我，我們不要再比究竟誰的冬天長，因為這個年齡不會有太長的冬天的。難過時，閒閒散散地吟哦一聲：船過，水無痕吧！

想你，冬冬，但你永遠不會知道了。